

Sacred Nature:
Ecological Ethics of
English Romantic Poetry

Sacred Nature:
Ecological Ethics of
English Romantic Poetry

Sacred Nature:
Ecological Ethics of
English Romantic Poetry

神圣自然: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伦理思想

鲁春芳 ©著

Sacred Nature: The Ecological Ethics of
the English Romantic Poetry



神圣自然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伦理思想

鲁春芳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圣自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伦理思想 / 鲁春芳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308-06991-5

I. 神… II. 鲁… III. 浪漫主义—诗歌—文学研究—英国 IV. 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0985 号

神圣自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伦理思想 鲁春芳 著

策 划 李 晶

责任编辑 王长刚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26 千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991-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本书为浙江财经学院 2007 年校级重大课题 (2007YJZ16)、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08CGWW008YB)“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自然关怀”成果之一。

本书由浙江财经学院 2009 年专著资助项目资助出版，特致谢忱！

序

毛信德

经典作家重评、名著重读、文学史重构是当前文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而经典作家重评、名著重读又是文学史重构不可缺少的基石。而这种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又都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只有在不断扩展空间的积极探讨中才能不断推进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本书尝试以关注人类生存前景为出发点的生态批评为研究方法,重审经典文学作品,使文学研究走向了广阔的生态学视野,突破了以往历史范式或文本内部范式的研究,为文学研究者、爱好者、高校文学专业尤其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师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欣赏视角。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是西方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外的浪漫主义诗歌研究有 *Romantic Ecology: 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 (Bate, Jonathan; 1991), *The Green Studies Reader: 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 (Coupe, Laurence; 2000), *A Preface to Wordsworth* (Purkis, John; 2005) 等;国内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流变》,北京大学教授丁宏为《理念与悲曲》,刘意青教授《华兹华斯诗学》以及邹纯芝老师的《想象力世界》等都从不同方面关注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但针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思想体系进行系统考察研究,目前尚未见到,浙江财经学院鲁春芳老师的这部专著便弥补了学界关注的这

一缺失。鲁春芳老师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与不足的基础上,首先观察了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英国浪漫主义的自然关怀,进而阐述了自然关怀在西方诗学思想各发展时期的不同特征,然后集中关注英国浪漫主义诗学思想的自然关注,肯定了英国浪漫主义诗学中自然形象的崇高地位。在此基础上,作者以现代环境自然观为理论指导,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产生的深层原因、浪漫主义诗歌的本质内涵以及其对后来英美文学史上思想大家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客观、全面、系统的研究和重新认识,颇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本书认为法国大革命只是从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浪漫主义诗歌,与带来严重生态危机和人性危机的英国工业社会相比它只是欧洲工业社会发展因果链上的一个环节。面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混乱状态,目睹工业革命和科技理性的汹涌浪潮,英国浪漫主义者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精神的根基性缺失和意义本源的匮乏,因而必须要为人类生存寻找新的意义和价值基础。神性自然观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突出特征,强调自然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倡导和谐自然、生态整体以及人对自然的责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浪漫主义诗人热爱自然的深层动机在于热爱人类自身,他们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实际上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浪漫主义诗歌与体现当代生态伦理价值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走向了融合。浪漫主义诗人强调情感的自然流露,不是简单层面上的浪漫情怀,更不是狭隘的个人主义情感,而是与普遍情感相一致的情感,是一种对自然与纯真无限崇敬、对自由与和谐强烈向往的革命情怀。他们期望通过自然的诗歌主题和自然的诗歌语言呈现自然生态系统的美与和谐,唤起人们内心对这种美与和谐的共鸣,警醒他们沉睡的、被压抑的审美意识和普遍情感,挖掘出埋藏在功利与污浊背后的人类美好天性。因此,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里蕴涵着诗人们对人的处境及命运与前途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是一种深层伦理标准的思考。我们在对于外国文学教学的全部过程中,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的历史表现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真学习这部分作品应该是所有外国文学工作者的必要课程。

以生态视角重新阐释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思想内涵,强调人与自然同属于大地生态共同体中的一员,人通过重新认识自然、回归人性的本真,由此把文学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注扩展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关注,可以说为现代文明重压下的人性危机提供了良好的道德标准。本书认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虽然并不曾提出过生态伦理的系统思想,但他们的确较早地意识到了自然的价值,提出了自然在时空上的漫长性与广博性,显示出超越时代的伟大生态智慧。本书选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学术参考价值。作者对本课题领域和中外文献资料、国内外研究动态的把握全面而深入。全书内容充实,材料详实,有新的视角和见地。

美国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智慧并不产生于学历,而是来自于对知识的终生不懈的追求。春芳老师是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会员,数年前从中原来到浙江财经学院任教,热心学术研究,积极参加学会活动,虚心向老师和同仁请教,去年获得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我对她印象颇深。虽然她不曾拥有博士、硕士学位,但是她拥有孜孜不倦、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精神,能够多年坚持研读资料、不断学习。这本即将出版的研究成果正是她多年来坚持不懈学习和钻研的结果,也算是对她几年汗水和心血的回报吧。作为她的长辈学者,我由衷地为她高兴,并希望她能够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开拓创新、总结经验、博采众长,在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上有更多、更新的成果。

是为序。

2009年6月2日于杭州朝晖六区

目 录

引 论 自然的启示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价值的重新评估 …	(1)
第一章 欧洲文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否定之否定	(24)
第一节 欧洲文学源头的自然伦理叙事	(25)
第二节 基督教平台上的自然伦理生死对话	(31)
第三节 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然观	(39)
第二章 生态视野中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理念	(47)
第一节 生态视野中的英国工业革命反思	(47)
第二节 自然神论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	(64)
第三节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理念本质论	(93)
第三章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伦理内涵	(113)
第一节 彭斯诗歌的自然意识与生态价值	(113)
第二节 布莱克生态意识的哲理表达	(127)
第三节 华兹华斯诗歌的生态伦理思想	(145)
第四节 柯尔律治的神性回归及其生态伦理寓言	(172)
第五节 雪莱诗歌的自然与理性	(183)
第六节 济慈诗歌的生态关注	(199)
第七节 拜伦自由旗帜的终极指向	(212)

第四章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生态意识的影响	(223)
第一节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智慧.....	(223)
第二节 劳伦斯的生态观.....	(229)
第三节 梭罗“诗意栖居”的亲身实践.....	(241)
结束语 生态与文学	(254)
参考文献	(260)
后 记	(271)

■ 引 论

自然的启示与英国浪漫主义 诗歌价值的重新评估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在西方诗学史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对它的研究长期以来充满争议,贬多褒少,忽视了其理性的一面。学者们习惯把浪漫主义与主观、激情、异国情调、寄情山水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因而浪漫主义诗歌总不免带着“脱离现实”、“不真实”、“自然诗歌”等的重负。比如:新历史主义理论批评浪漫主义诗歌是“历史的缺席”(ahistorical),比如杰罗姆·麦克甘(J. McGann)的著作《浪漫主义的思想意识》(*The Romantic Ideology*, 1983),玛杰莉·列文森(M. Levinson)的《华兹华斯重大时期的诗篇:四篇论文》(*Wordsworth's Great Period Poems: Four Essays*, 1986),以及麦克甘的论文集《曲折之美:历史方法与理论的文学探讨》(*The Beauty of Hection: Literary Investigations in Histor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88);另一种观点以艾伦·刘(Alan Liu)为代表,认为华兹华斯诗歌“不存在自然”(There is no nature),他在《华兹华斯:历史感》(*Wordsworth: The Sense of History*, 1989)中说,“自然只是一个名目,使人自身感觉更好一些的一种中介物”^①。在他看来,“自然”不过是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诗人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创造的具有

^① Alan Liu. *Wordsworth: The Sense of 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8.

人类思维特征的产物，并没有多少深刻的思想。另外，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从政治角度认为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热心自然诗歌创作并身体力行隐居英国北部湖区，这种审美取向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一种类似中国古代政治上的失意者的“寄情山水”；有学者甚至评论“湖畔诗人”时说，他们对法国大革命“产生抵触情绪，蛰居到英国西北湖区，寄情山水，缅怀中世纪和宗法制农村生活”^①，他们“脱离现实斗争，投入大自然的怀抱”^②，仿佛他们沉湎自然是出自一种政治上的软弱。

然而，当人类文明走到今天，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人性危机，我们不得不反思人类行为，反思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带着这样的思考走进现代工业文明之初的浪漫主义文学经典，我们发现以往的研究对诗人们自然观形成的根本原因探索不够深入和全面，对其关注人类自身生存、期望建构人类良性生态的理性思想认识不足。英国著名浪漫主义研究学者 M. H. 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在他的名著《镜与灯》(*The Mirror and the Lamp*, 1953)中，对浪漫主义作了积极评价，他认为浪漫主义对个人情感和自由的强调有助于推进“人文主义的文学批评”，后者是对“非人化的工业和商业社会的抗议，它面对大众的奴性(mass conformity)勇敢地坚守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③ 英国利物浦大学著名生态批评学者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Romantic Ecology*, 1991)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我们最迫切需要对付和补救人类文明贪婪地损耗大地资源的时候声称‘不存在自然’是完全不合时宜的。我们面临着地球的任何部分都会被人类触及的可能，这在历史上还是首

① 郑克鲁：《外国文学简明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9 页。

② 毛信德等主编：《外国文学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7 页。

③ Abrams M. H.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334.

次。……但是迄今为止，仍有人类文明的触角尚未伸到的领域，仍然存在着‘自然所处状况的问题’……等到有了更多的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热带地区不再有雨林，为了矿产资源而把每处荒野都毁坏殆尽之后再让我们说‘不存在自然’吧。”^①他认为，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诗人对自然的兴趣是关于人类生存的(vital)、生态的(ecological)，华兹华斯是我们第一个真正的生态诗人(our first truly ecological poet)，^②当我们正为改变环境做出努力时，其实华兹华斯早已走在了我们前面(Wordsworth went before us in some of the steps, we are now taking in our thinking about the environment.)。^③

与此同时，我国著名学者丁宏为在其专著《理念与悲曲——华兹华斯后革命之变》中写道：“华兹华斯后革命性质的思想状态并非以‘逃避’或‘遮掩’为特点，也不是一句‘重归自然’就可以涵盖的。他曾经尝试过各种类型的思维方式，或对它们有所领略，比如感伤文学中对生活的田园诗般的幻构、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式的英国经验主义认知方式、法国革命极端分子的狂热或早期社会主义的信仰，以及葛德汶式涉及社会福利、法规、政治、尤其理性的话语。他也对现代大都市之状况有亲身体验，耳闻目睹了法国共和派的各种言行，身历欧洲国际战乱气氛，并在此间游历了遍布于西欧各国的名胜古迹。如果我们借用拜亚洛斯托斯基用过的‘美学资本’(aesthetic capital)概念，那么，可以说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构成华兹华斯的

① Bate, Jonathan. From “Red” to “Green”, from Coupe, Laurence. *The Green Studies Reader 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71.

② Bate, Jonathan. *Romantic Ecolog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reface.

③ Ibid. p. 5.

‘诗人资本’，而这恰恰是我们当代学人很少有人拥有的资本，也就是说在很简单的意义上，他和我们具有不同的视点。”^①北京大学苏文菁博士认为，“华兹华斯的自然观既是精神的体系，又是现实的存在”，“是一种力图从精神方面、从人类心灵方面拯救人类的观点”，^②并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上论证了华兹华斯的诗歌主题是关于“人类的以及人类生存的”。

本书拟沿着以上观点，用现代生态批评理论做指导，进一步客观、深入地探讨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然意识和生态智慧。我们诚然可以把他们诗中的自然看做是逃逸城市文明的精神寓所，或者把诗歌看作“自然界的光景声色对人类心灵的影响”，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他们在“自然与上帝、自然与人生、自然与童年的关系上”所表达的“一整套新颖独特的哲理”，实际上正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审美诗意。浪漫主义诗人关注自然的本质目的在于关注人类自身，他们表面上的寄情山水其深层蕴涵着诗人们对人的处境及命运与前途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是一种深层伦理标准的思考。浪漫主义诗歌对“情感”、“想象力”的强调、对“自由”、“正义”的呼唤、对“自然”、“和谐”的颂扬印证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热爱自由与和谐、注重精神生态与物质生态的哲学思想，昭示着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们的生态伦理价值观。

一、自然的启示

人类早期的自然观表现为人类自我的精神投射，他们把自然之物看作与人类的同等形象，与人有着同样的性格，无论是中国古人的上帝、旱魃、风伯、雨师，还是古希腊人的该亚、乌刺诺斯、宙斯或波塞冬，都是这种投射的产物。早期神话里虽有后羿射日那样伟大的人

① 丁宏为：《理念与悲曲——华兹华斯后革命之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4页。

② 苏文菁：《华兹华斯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类形象,但更多的情形是自然高于人类,因为人类在力量上不可能与风雪雷电等强大的自然力相匹敌,更少有可能公然挑战自然,像奥德修斯刺瞎库克洛佩斯独眼的行为只是凭借了雅典娜的佑护,而他也不免由此承受海神波塞冬无休止的报复。因此,早期人类眼中的自然是神的世界,他们与自然的交流实际上是与自然背后的神的交流,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这是人与自然的近似和谐的交流,这种交流对人与自然而言都是公平的:人与自然,双方都不能否定或全然否定对方的存在与再生。随着人类实践经验的逐渐成熟,人们开始越来越强地体会到自身力量特别是智慧的优越性的时候,自然在人的眼中便失去了它的神性而变成人手里可以随意利用的物,宛如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普罗斯彼罗用法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暴风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是人类精神的巨大飞跃:当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把“覆盖众生的苍穹”和“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的灿烂的屋宇”看作“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的时候,他还没忘了把人看作是一个算不得什么的“泥土塑成的生命”;而当歌德的浮士德创建他美好的人间共和国(也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想王国)的时候,他已经全然借助了魔鬼的力量,移山填海,按人的理想改造了自然的模样。人类精神的这次伟大的飞跃打开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扇永远不可能再度关闭的门,人类此时如同当初的亚当和夏娃一样,吃了禁果就无法再吃后悔的药:人类以自己的伟大行动形成了对神性自然的彻底否定。此后人类如同骑在魔鬼背上的浮士德一样,随心所欲地用现代化生产把整个地球毁坏得千疮百孔,以至到了当代,人们不得不以生态的眼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展开一轮新的否定。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这次更高层次的思考把人类自身推到了一个尴尬的边缘:人们意识到毁坏自然毁坏环境的恰恰是无神论的理性,正是这种无神论的理性推动着人类如同驾驭着魔鬼的浮士德一样进行着创造,但人类在陶醉于自己的伟大力量的同时也铸造了一柄无情的双刃剑,它在开创了人类伟大前途的同时也深深地刺伤了人类自己。人们在这种尴

尬中检讨了自己的这一骄傲罪，而对这项被基督教视为第一大罪的检讨中，人类想到了是否需要重新尊重自然的神性。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找到了华兹华斯，找到了英国浪漫派的神性的自然，我们惊叹于这些伟大诗人的深邃，正是他们那质朴和亲切的诗歌开启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次重大的反思，他们的诗歌所包含的自然诗思想启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这次伟大的否定之否定。

二、现实层面的“逃避”与哲理层面的探索

浪漫主义诗歌关注自然、强调想象与情感的诗歌主张表面上给人以“逃避”之嫌，实乃为拯救人类进行的哲理层面上的积极探索。我国著名学者王佐良先生这样写道：“英国浪漫主义的特殊重要性半因它的环境，半因它的表现。论环境，当时英国是第一个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在国内它的政府用严刑峻法对付群众运动，而人民的斗争则更趋高涨，终于导致后来的宪章运动和议会改革。从布莱克起始，直到济慈，浪漫诗人们都对这样的环境有深刻感受，形之于诗，作品表现出空前的尖锐性。”^①的确，任何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其产生的社会环境，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产生自然与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密切相关。1649年的英国革命开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道路，催生了可憎的英国工业社会，同时也催生了法国大革命，不过，法国大革命又将带来什么呢？它难道不是正在催生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吗？虽然法国大革命从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浪漫主义诗歌，但是，与带来严重生态危机和人性危机的英国工业社会相比，它只是欧洲工业社会发展因果链上的一个环节，更何况法国大革命虽然具有追求自由、追求公正和社会进步的先进理念，但它那种追求社会进步的极端方式，早已使英国浪漫主义者清醒地认识到它的根本局限性。

① 王佐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面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混乱状态，目睹工业革命和科技理性的汹涌浪潮，英国浪漫主义者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精神的根基性缺失和意义本源的匮乏，他们否认革命暴力形式的无济于事，拒不认同工业革命那算计的、冷冰冰的工具理性，因而必须要为人类生存寻找新的意义和价值基础——这就是以感性、艺术和审美的标准代替科技理性的标准，以诗歌的原则来占据政治话语。它以一种感性主体性的原则与启蒙理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以内在心性和审美冲动来反抗早期工业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物质的功利标准，以一个诗意的审美精神世界超越现实世界的种种罪恶，从而为生命的存在找到一个终极的价值根基。在《作于伦敦，一八零二年九月》(Written in London, September 1802)中，华兹华斯直接地、一针见血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给人性带来的危机：

最大的财主便是最大的圣贤；
自然之美和典籍已无人赞赏。
侵吞掠夺，贪婪，挥霍无度——
这些，便是我们崇拜的偶像；
再没有淡泊的生涯，高洁的思想；
古老的淳风尽废，美德沦亡；
失去了谨慎端方，安宁和睦，
断送了伦常准则，纯真信仰。^①

从这一角度来看，浪漫主义诗人对自然的热情就不仅仅是一个对当时政治运动的态度问题，而是一个对人类理想境界的探索问题，其中蕴含着超越 19 世纪欧洲现实的哲理思考，正如《西方文学的人文印象》一书的作者雷体沛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对现代工业文明产

① 转引自王佐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第 199 页。

生厌恶之余,从对大自然的歌颂中寻求慰藉,追求心灵与大自然的交融,重新寻找与建立人与自然亲近的和谐关系”^①。这里所谓“心灵与大自然的交融”和“人与自然亲近的和谐关系”,实际上契合了现代生态伦理批评的思想,体现了一种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审美诗意。西方学者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契合,例如赫尔姆·吉·史雷德(Helmut J. Schneider)在其《自然》(Nature)一文中就曾谈到,1770—1830年间的欧洲浪漫派运动实际上“是对汹涌而来的现代文明的一种审美反应或补偿”(an aesthetic reaction to, and compensation for, the thrust of an onrushing modernity)^②。他还强调说:“浪漫派作家都想减缓自然的异化(reduce the alienation from nature)。”^③“自然”在浪漫主义诗人的精神世界中是一种调节器,是人性复归的一种力量,同时也是诗人们的最终审美标准。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伦敦,一八零二》(London, 1802)这样写道:

弥尔顿!今天,你应该活在世上:
英国需要你!她成了死水污地:
教会,弄笔的文人,仗剑的武士,
千家万户,豪门的绣阁华堂,
断送了内心的安恬——古老的风尚;
世风日下,我们都汲汲营私;
哦!回来吧,快来把我们扶持,

① 雷体沛:《西方文学的人文印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② Schneider, Helmut J. Nature, from Brown, Marshall.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Volum5 Romantic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92.

③ Ibid. p. 96.